

「中庸」既是儒门最高的理想，同时又被儒者推许为待人接物最确当的思想方法。顾名思义，中庸的「中」字，意即不偏不倚，无「过」亦无「不及」；中庸的「庸」字，意即「应用」。合而观之，儒家的中庸之道，就是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，都要「恰到好处」。

只不过，「恰到好处」并不容易做到。《论语·先进》篇曾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：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路，一个叫冉有，都曾以同样的问题求教于孔子：「闻道之后是否应立即付诸实行？」孔子对子路的答覆是：「你的父亲和兄长还在，怎可以不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便冒失为之？」对冉有的答覆却是「闻道即行！」为什么对相同的问题给予完全相反的答案？孔子对另一学生公西华加以解释道：子路的资禀是好胜勇为，而常失诸冒失躁进，故命他需先与父兄商量，谋定而后动；而冉有的资禀是软弱多虑，而常失诸逡巡畏缩，故命他闻道即行，而不需再与父兄商量。「闻道即行」对软弱的冉有正是「恰到好处」，但对冒失的子路便可能变成了催命毒药。

由上述《论语》的例子加以类推：不仅做不同的事情，有不同的「恰到好处」；即使做同样的事情，张三的「恰到好处」未必是李四或王五的「恰到好处」；甚至张三今日的「恰到好处」，未必就是他昨日或明日的「恰到好处」。总而言之，待人处事的「恰到好处」，会伴随着不同的个人面对着不同的时空背景而经常更变，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，而只能以每个人根据其具体的经验而自订标准。孔子把每个人根据其具体经验而订的「恰到好处」的标准称之为「时中」。明显地，这种自订标准或「时中」

的结果，便只能是每个人对每一件事情的「自我判断」。

几乎每个同学都知道，努力学习是好的，不努力学习是不好的。但是，学习是不是越努力越好呢？根据「时中」的标准，过份努力的学习，和不够努力的学习，前者是「过」，后者是「不及」，都没能做到「恰到好处」，都是不好的。也许还有同学会问：过份努力的学习又有什么不好呢？因为，同学们都处在长德行、长知识和长身体的阶段，德、智、体三方面都必须全面发展，而每个人每天又都只有二十四个小时可以支配；如果因学习的过份努力，而牺牲了睡眠和体育锻炼的时间，忽略了对社会公义和弱势族群的关怀，结果便很有可能得不偿失。学业成绩再优秀的学生，如果只是一个神经衰弱风一吹就倒的林黛玉，一个自私自利不管民生疾苦他人死活的「自了汉」，这样的学生和读书不成的学生，都同样是现代大学教育的「废品」。请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，牢牢掌握「时中」的标准，在发展德、智、体的三方面都能做到「恰到好处」，在努力学习和刻苦钻研的同时，保证自己每天都能睡个好觉，有一定时间从事跑步、游泳、打球、跳舞或唱歌的休闲活动，并永远葆有一颗人饥己饥、人溺己溺的同情心，还有那份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。

